



## 等月亮

青青

平生最有仪式感的是童年与祖母在中秋等月亮，有了这个，后来流行的情人节送玫瑰等都成了小儿科。

月饼摆在盘子里，表皮油亮亮的，上面隐约印着花好月圆四个字，还可以看见我爱吃的青红丝隐藏在饼子里面。三个黄澄澄的大梨子，有一个被大黄蜂蜇了一个小黑斑，肉眼不可辨，只有我知道。还有三个熟鸡蛋、三盘沙子炒的花生和瓜子，玻璃纸包的水果糖，红的、绿的……

小花猫已经在桌子下绕圈子，黄狗远远地坐着，它在守护着这一切。

灶房的屋顶上开始冒起了青烟，祖母在炸糖糕，香味顺着大梨树密集的枝丫曲折地冒出来，我跑了进去，哇哇啦啦地叫着，盘子里糖糕圆圆的、胖胖的，像刚刚出来的月亮一样好看，我刚刚要拿，被祖母按住了。“今天是中秋节，月亮吃完你再吃！”

“梆——梆——”斧头一下一下砍着。

“轰——轰——”树枝一根一根倒下。

“砰——砰——”阿勇的心加速跳着，他悄悄瞥了一眼旁边，刚到一周的新院长像一棵年轻的树，挺直腰板站着，面无表情地看着那棵又大又粗的老树被砍去枝节。他稍微安定了些，不自觉也收紧了腹部，把当年在部队学的军姿捡起来。

他又瞥了一眼被拦在几米开外的围栏之外的老人们。老人们颤颤巍巍，身子都是抖抖抖抖的，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气极了，他刚抬起的头忍不住低下来。

“白眼狼，没好死。”  
“不记前人恩，小心没后福。”  
“夭寿咯，树老了要砍，人老了要赶。”

一声声咒骂跟哭诉，从老人们走过来就没停止过。如果不是新院长请了几个临时保安、拉了围栏，恐怕他们会不顾安危地冲过来。院里的工作人员，老人们可是不怕的。

这是家县福利院，好多年没有集中供养孤儿，只有老人。老人们都在这住了有些年头了，时间最长的有22年，最短的也有半年了。

别说他们，要说砍这树，

好吧！我耷拉着脑袋出去找月亮了。黄昏正在降临，远远听到狗吠猫叫，我家在村子最西头，其实是在田野里，距离村庄还有几十米。这时候的村庄看上去被暮霭弄得面目不清，东边的天空黑沉沉的，没有看见月亮。

月亮不出来，我无法吃所有的好吃的。平时这个家里，一切都得听我的，祖母听我的，花猫听我的，黄狗听我的，大峰子听我的，梨树听我的……但今天，不是这样了。我有点失落，但还有盼望，我开始爬树，我家大梨树好像生来就是让我爬的，我记事时它都像个老人了，矮墩墩的，黑乎乎的，比我高不了多少。最搞笑的是，这棵百年老梨树许是年轻时被人完整砍过树冠，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圆桌一样平整的树窝，里面经常会有一群蚂蚁、两只壁虎，有一次还有一条小青蛇盘在那里。这是我的乐园。

我把家里方凳子先放在树

我也难受啊。阿勇心想。

这是榉樟树，树龄接近30年了，长得枝繁叶茂，又大又粗。老人们每天都在这棵树下乘凉、拉家常、休息。上午来，下午来，大树底下好遮阴啊。有时候晚上溜达着溜达着也过来坐坐。

好些个老人，甚至就是在这树下躺着走了的。像前年走的娘苟叔，听说他走之前还特地回去洗了个澡。那天午饭后，他洗完澡，穿着过年才肯穿的那件中式唐装，看起来精神奕奕，大家还笑他怎么突然年轻了、臭美了。他也没答话，只笑笑，就这么走到大树下，就这么坐在他习惯坐的大藤椅上。阳光晃晃悠悠，他闭着眼睛，那般安详。直到有人怎么也叫不醒他，才发现他已经走了。大家这才知道他为什么大中午洗澡，为什么穿上那衣服。那衣服，是被他抛弃的女儿唯一一次来见他，带来的。娘苟叔走了，阿勇也联系了他的女儿，得到的回应是，“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做他女儿很多年了”。阿勇想劝说两句，被老院长阻止了。“莫经他人苦，勿劝他人善。”老院长这样说。于是，阿勇再一次成了送终人。

明亮婆是个侏儒，约1米高，她说的“没人要”是真的。

下，然后是小方凳，然后是小椅子，我的小腿蹬着这颤颤巍巍的吱呀作响的自制梯子，爬上了大梨树。大梨树身上有三根最粗壮的主枝，向上向左向右，把院子遮得什么都看不见。我慢慢爬向树顶，院子里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能看到炊烟，青色的，一团又一团，被吐出来就开始歪歪扭扭向上升起，它像是喝多了酒，步履不稳，身子摇晃，然后在空中就瘫成一片漫漶，像个显形的妖怪四散而去。现在我能看到的是满树枝的黄梨子，在我的身体和胳膊边召唤着我，香气一波一波向我涌来，好像在说：快吃一口，我最甜蜜，我最水灵……到底吃哪个呢，我犹豫了，对，祖母说先让月亮吃……我的肚子痒酥酥的，低头一看，竟然是一个大黄梨，正想钻进我肚子里，它圆圆的，个头特别大，也许是长在最妙顶，要光有光，要风有风。

被枝上的梨子弄得迷迷糊糊

糊的我，这才想起来，向东看月亮。这时候暮色更加深沉了，我看到月亮了，月亮从村庄东头的那片野麻地里探出头了，红黄色的、巨大的，只有半片——月亮看上去很吃力，好像走了趟长途，又像是参加了一个盛大的聚会刚刚回来，疲惫尽显，我真想飞过去帮帮她。

这时候，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我，声调急切。“平儿——”，这声音响着，向东边去了，祖母一定是去村庄找我了。我急切地下树，快下到黑乎乎的树窝时，踩在一根枯枝上，我只觉得一阵迷糊，再睁开眼竟然平躺在地上。我摔下树了，祖母从村子里回来了，看到我大叫了一声，我这才大声地哭起来。一双温暖的手摸了摸我全身，她让我举胳膊，踢腿，确认我没有摔坏。“月亮保佑你，不哭了。先拜拜月亮娘娘，再吃月饼。”她拉起我，对着月亮弯下身子。

院长前几天挨个上门说的话都是屁吗？”

明亮婆终于穿过人群，走到了围观的最前端。她一手指去，道：“看清楚了，砍了后，多敞亮。”

大樟树顶端的树枝已经被砍下，老人们顺着那手指的方向看去，金灿灿的阳光刺得他们睁不开眼。

“墙都要裂了。以前老院长不忍心，所以拆了一堵墙，拓宽了那边的地。可这树这么猛，你们看看，枝叶都打窗了，拓宽后加固的墙又被挤了……你们是不是要拆了这房子才行啊？”明亮婆口沫横飞。

阿勇简直想为她拍手叫好。当年老院长为了保这棵树，不下十次去局里讨经费，把原来的墙推了拓宽位置。老人们今天不愿意砍树，这其中也是有老院长的原因。老院长退休，上任的新院长谁知道是个什么货色呢？

“砍了。不好的，就要从根子给它挖了。”明亮婆亮着嗓子喊。

新院长转身向她遥遥看过来，接着向她深深鞠了一躬。

阿勇看着他弯下的腰，以及他脚下倒下的树枝，感觉阳光比之前更耀眼了。

砍了后，多敞亮啊。他脑海里响起明亮婆刚说的话。

诗歌

## 我愿站在人间最低处俯仰你

禾吟汐

### 穿过天空的鸟群

那些遇见的鸟儿后来都飞去了遥远的地方  
有一些还会再飞回来  
我知道鸟有比天空更高的意志  
它不关心在哪飞，往哪飞……  
它的生命只充盈着自由与纯然  
多好呀，我愿站在人间最低处俯仰你  
用我透明的眼睛，用我无声的静默  
偶尔也踮起脚，张开双臂  
幻想自己是一朵云  
被你穿过

### 白天鹅

他们之间，许久不說話  
大家都有点老了，雪越下越大  
再也走不回当年的岸边  
两个慌乱的身影  
一河灯影浮动下  
少女羞怯的脸  
他还记得她穿白棉衣  
高挽的发髻，像白天鹅一样

### 归宿

终于，所有的雨  
都在应该落下的位置里落下了  
不管倾斜，还是竖直

它们对那个一直仰天的呆子说：

“雨只落在雨里  
我就是我的归宿”

### 清水无香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千年的旧梦 裹着绸缎的华裳  
西风吹花黄，客心夜未央  
也许还有几多陈年的佳酿  
醉倒大半个盛唐  
我，只要一杯清水无香

## 微笑的星辰

曾新友

晚霞是夜幕的胭脂  
星光之夜色的胎记  
流星是夜空狂欢掉落的泪滴  
月光是清爽行人的厚礼  
山峦是潜伏深奥的朦胧诗句  
瀑布是激荡思绪的狂奏曲……

### 林中浪漫

遇上温暖的射线  
正想踮起脚尖  
已遇上你脸上的阳光  
树中捋下来的光亮  
配合心情温暖着  
飞鸟抖落的声音  
唤醒心中喜鹊的叫喊  
晃动的影子  
信步通向一个  
山花竞艳的明天

独家冠名

霸王花BaNaughua

绿美河源

与您有缘

穿越万绿湖

3月26日一起同行

2023广东河源“穿越万绿湖”大型徒步活动

主办单位：中共河源市委宣传部 河源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承办单位：河源日报社

协办单位：河源市林业局 河源新丰江万绿湖风景区管委会 东源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源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河源市户外运动协会 万绿湖风景区镜花缘游览区

冠名单位：广东霸王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

扫一扫 参与活动报名

广告